

《齐民要术》的版本

肖克之

《齐民要术》(以下简称《要术》)是我国现存最早,最完整的古代综合性农书。约成书于公元532—544年间,作者贾思勰是山东益都人(今寿光县)。生平事迹文献没有记载,惟各家书目和各种刊本都作“后魏高阳太守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也只说知道他曾任高阳太守。全书十卷,九十二篇十余万字,另有序文和卷端《杂说》。在序文里对书的内容大体上描绘出一个轮廓:“起自耕农,终于醯醢,资生之业,靡不毕书。号曰《齐民要术》。”

《要术》历经一千四百多年延至今日,为各代藏书家所重,据不完全统计,其版本先后达50余种,在各家农书之中位居前列。从文献记载和现存版本可知,最早的《要术》刻本,刊于北宋天圣年间(1023—1031年)。南宋绍兴甲子葛祐之在龙舒本序中称:“此书乃天圣中,崇文院版本,非朝廷要人,不可得。”叶德辉在《书林清话》中也云:“天圣中刻齐民要术十卷。”这个本子大概可算作《要术》的祖本了。南宋有绍兴本(1144年),又称龙舒本,由张麟刻也叫张麟本。明代马直卿刊湖湘本(1524年),后由这三个本子派生出众多的版本。在流传之中元代有无刻本未有定论,莫友芝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子部农家类《齐民要术》条下末尾处,有“元刻本《齐民要术》,每页二十行,行大字十八字”,谁家所刊未述。在元代刊刻的《农桑辑要》中引用《要术》相当多,而明代《永乐大典》却只收录元代王桢的《农书》,而《要术》却被省略掉了,不知是因为元末明初之乱

无法收集到呢？还是因为元代从未刊刻此书，有待考证。

一、北宋天圣本的流传

天圣本由崇文书院所刊，亦有称之院本，国内已无存。日本高山寺现藏有该本的五、八残卷，也有人叫它高山寺本（现藏京都博物馆）。高山寺所藏的北宋本，页心高24公分，宽15.5公分，每半页八行，行十七大字（间有十八），小字二十五、六（间有二十七、八、九）。版心折叠处刻有“民五、民八”字样。民代表齐民要术，数字就是卷数。每卷首页第一行就是“齐民要术卷第几”，次行题“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”，再次为本卷的总篇目，总篇目之后为篇题和正文。中间没有空行，以后刻本都仿照这个格式。现存两卷，刻字朴健精好，具有宋版的特色。没有空心、墨钉，错字脱字也不多，可以推知其据刻原本完好且校刻较精。1914年罗振玉借高山寺本用珂罗版影印，编入《吉石庵丛书》中，北宋刻残本，始得流通。影印本线装一册，板心比原本约缩小三分之一，印刷清晰。罗氏在跋文中记其影印始末说：

“苦《齐民要术》无善本。明以来诸刻，讹脱不可读。吾乡袁太常昶以宋本校前七卷，刊板于中江官舍，号称佳槧。……取以校丽宋楼所载宋本不尽合，盖校者以意取余之地。……庚子（1900年）冬，客武昌，亡友杨惺吾舍人，为言曾于日本高山寺影写北宋残本二卷，因出所刊《留真谱》见示模卷五第一页数行，并以所跋尾畀予观之。予大喜，极谋重刊。舍人则言：‘此书既已从事校刊，但未写定耳……脱稿后，必见畀’。乃荏苒十年，卒不践前约。竟舍人所模，殆仅《留真谱》所刊数行，不及写其全卷，故无以塞曩诺也。……及辛亥（1911）东渡，……高山寺得允诺，……因取以校中江本，不仅第八卷未校以宋本者，讹字满幅，即他卷据宋本勘正者，异同亦复错见。……故不仅可校俗本，且可正南宋本。虽但存二卷，而正讹字已数百，岂非惊人之

秘笈乎？极影印以传当世。”罗氏影印本人称吉石庵本。天圣本什么时候流落日本已无考，但它在日本的流传是清楚的。最早据天圣本抄录的是1166年的仁安本，之后于1274年金泽本行世。金泽本依仁安本抄成二十二轴，但已缺卷三。金泽本传至1948年被影印，装订一册，人称金泽文库本。在日本据天圣本传录的还有于1276年抄写的近卫本，但此本影响不大，在1761年据此本刊成猪饲校宋本，今藏静嘉堂。不过仁安本却没能流传下来。

二、南宋张麟本的流传

张麟本是南宋绍兴时刻的，刊于龙舒，亦称龙舒本，1144年雕毕。据校宋本所记，每半页十行，行十七大字，据葛祐之《序》称张麟字彦声，济南人，曾任浙江上虞令，九江郡丞，“自九江擢守龙舒”。这是天圣刊本之后，见于文献记载的第一次重刻。原书已久佚，现存一篇葛祐之《序》由明抄保存下来。明抄南宋本是现存《要术》诸本中最完备的本子，和其他各本比较，比天圣本多八卷，比金泽本多一卷，比校宋本多三卷半。就是不缺卷十的金抄，也还缺“菜菇”项下“蕨菜”一条，而明抄不缺。和明清各本比较，它没有湖湘本、《秘册》—《津逮秘书》本卷五、卷十的缺页和其他缺段、缺句等，也没有《学津讨原》本、浙西本卷十的缺页和其他的零缺，另外，卷十“菜菇”项下明清各本虽不缺“蕨菜”条，但别缺“蔺菜”一条，而明抄也完备不缺。不过明抄也不是尽善尽美的，抄错和抄漏以及据抄原本的错刻等均有出现。从内容上看明抄和校宋本存在着不少差异，以卷一“耕田”篇为例：原文“至春而开”，校宋本为“开”，而明抄则为“开垦”；原文“纪，犹合也”，校宋本“合”明抄为“舍”。这种情况有多处。明抄由群碧楼收藏，1922年《四部丛刊》依此本影印；1930年《万有文库》又据此排版印刷；1936年《国学基本丛书》也据此本排印。

南宋张麟本佚后，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残缺不全的校宋本。所谓校宋本是拿某一部《要术》作底本，再拿宋本来校对，将宋本上不同内容校录在这个底本上。校对时容易有漏校和错校，所以校宋本只是第二手资料，不及原本。但由于龙舒原刻的散失，它在校刊明代刻本的严重错乱上，起过不少作用。这样的校宋本，似乎有两种不同来源，但没有校完全书。一个是黄丕烈校宋本，只校录至卷七中卷止。这个校宋本后存皖洪氏，孙诏让曾抄录过；一个是劳格校宋本，校录的更少，仅至卷五的第五页止。劳格之前有朱述之、张绍仁。这个校宋本藏于静嘉堂。1821年辑四家校本刊成群书校补本，流传至今。

三、明湖湘本的流传

《要术》诸多版本中，对后人影响大的，当数明湖湘本。湖湘本刊于1524年，马直卿所刊。据该本王廷相《序》云：“侍御钧阳马公直卿按治湖湘，获古善本，……乃命刻梓范民”。所谓“古善本”没有指明何本，从内容上看并不是很善，推知应是南宋龙舒本之后的刻本，或复刻本。这是一部用宋体印刷的本子，每页二十行，行十七大字，卷末有葛祐之序文，书眉上刻有校记。不过此本颇多错字、脱文、空格、墨钉、脱页，历来受人指责。但湖湘本有一特点，就是在书上加刻有刻书人的校记，用小字刻在上面版框之下，正文之上的空隙中，颇具特色。马直卿刻湖湘本八十年后，胡震亨辑《秘册汇函》，收入《要术》，万历三十一年（1605）刊其本，每页十八行，行大字十八字。后载有葛祐之序、王廷相序，以及沈士龙、胡震亨的《书后》，人称秘册本。此本讹字、脱文、墨钉、空格等与湖湘本相同，秘册本的原本为湖湘本是没有疑问的。崇祯三年（1635）毛晋辑《津逮秘书》，即虞山毛氏汲古阁刊本。此本实际上是秘册本的影写本，人称津逮本。1923年上海博古斋影印出版此本。1875年崇文

书局据此本刊印。1888年《观象庐丛书》中的《要术》以及1915年《百子全书》本均为津逮本传系，《百子全书》本为石印本。清嘉庆十一年（1806）张海鹏编《学津讨原》第十集，张跋“湖湘本昔人尝以删削抵之，《津逮》本又多脱文，讹字，为之废书而叹者屡矣。琴六黄君（廷鉴）录示《农桑辑要》中所引诸条，又注详备，因得据以订定。”即张海鹏以《津逮秘书》本为底本校之以《农桑辑要》刊刻《学津讨原》本。这个本子是活字本。1927年《四部备要》据此本印行。《要术》历清后各种版本大多依湖湘本、秘册本、津逮本和学津讨原本参校而成。不过这几个本子同出一源，其原刻的错误依然如故，新的问题也常出现，所以这个时期《要术》没有精校精刻本出现。袁昶做了努力，但所辑《浙西村舍汇刻》本也只是平平。浙西汇刻本光绪二十二年由中江樵署刊，刘恭甫在校刊“商例”中说：“此书今据校止四本，一为明本，似即黄堯圃、邵蕙西所称嘉靖湖湘本也；一为《津逮》本；一为《学津讨原》本，……一为（朱述之）过录宋本。止及卷七之半。”附有葛祐之的“后序”。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是在此本上附以句读的铅印本。郑国勋编《龙溪精舍》丛书，收《要术》，以浙西本为底本，用高山寺残本和《太平御览》本校刊，1917年刻行，即龙溪精舍本。台北广文书局1979年出版的《诸子荟要》中的《要术》是此本的影印本。

在日本延亨元年（1744年），书林向荣堂曾刻《要术》，该本每页十八行，行十八字，板心有“向荣堂刻”四字，有贾序、葛祐之序，嘉靖甲申三年（1524）王廷相序、胡震亨跋。刊刻者山田罗葛。从其特征和内容上看，它是以天圣本五、八残卷、南宋本存七卷半，校之湖湘本，并参及《津逮》、《学津》和群籍中可参考者，罗列汇萃，掇取精要，追源应属胡震亨本。总的看，和明代刻本互有优劣。光绪末年吴广霭得一部。吴氏于1906年拿出这个本子请丁国钧迻录丁氏所汇集的《校刊记》内容。除此之

外未见他人提及此本。

四、《要术》的其他版本

《要术》在历史上曾几次出版过删节本，如冯犹龙辑《五朝小说》“魏晋小说训诫家”第一帙第1册，《齐民要术》一卷；陶珽重校《说郛》弓第七五，《齐民要术》一卷；瞿佑辑《居家必备》卷三“治生上”《齐民要术》一卷。这三种辑本都使用同一板片。李元春辑《清照堂丛书摘》次编六十四册，《齐民要术》一卷，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朝邑刘际清等刊本，也是删节本，是采自上述三种中的某一种重新起板，板式和前书相同，每页十八行，行二十字。

在诸多《要术》校本中，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齐民要术今释》是一个不错的本子。它以《四部丛刊》本为底本，参校秘册本、津逮本、学津本、观象庐本、渐西村舍本、龙溪精舍本以及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类书。但由于使用的本子，除《四部丛刊》本外均属同一本系，书中固有的原刻误处没能完全校正，不过在当时该本一直为人们所推崇。198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《齐民要术校释》，该本以两宋本为基础，即“金抄本”、“明抄本”，以明刻本为副本，利用了诸多重要版本和少有的抄本和稿本，是目前比较完备的一个校本。另外1995年四川巴蜀书社出版了《要术》白话本，这对于《要术》的普及是很有益的。

《要术》版本颇为复杂，虽然其源流基本清楚，但仍存在不少疑点。首先，有无元刻本，各家各持一说，有待进一步考查；其次是否历史上的本子都已发现也很难说，如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明抄《要术》一部，其祖本为何本尚不清楚。这些问题尚需做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农业博物馆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权儒学）